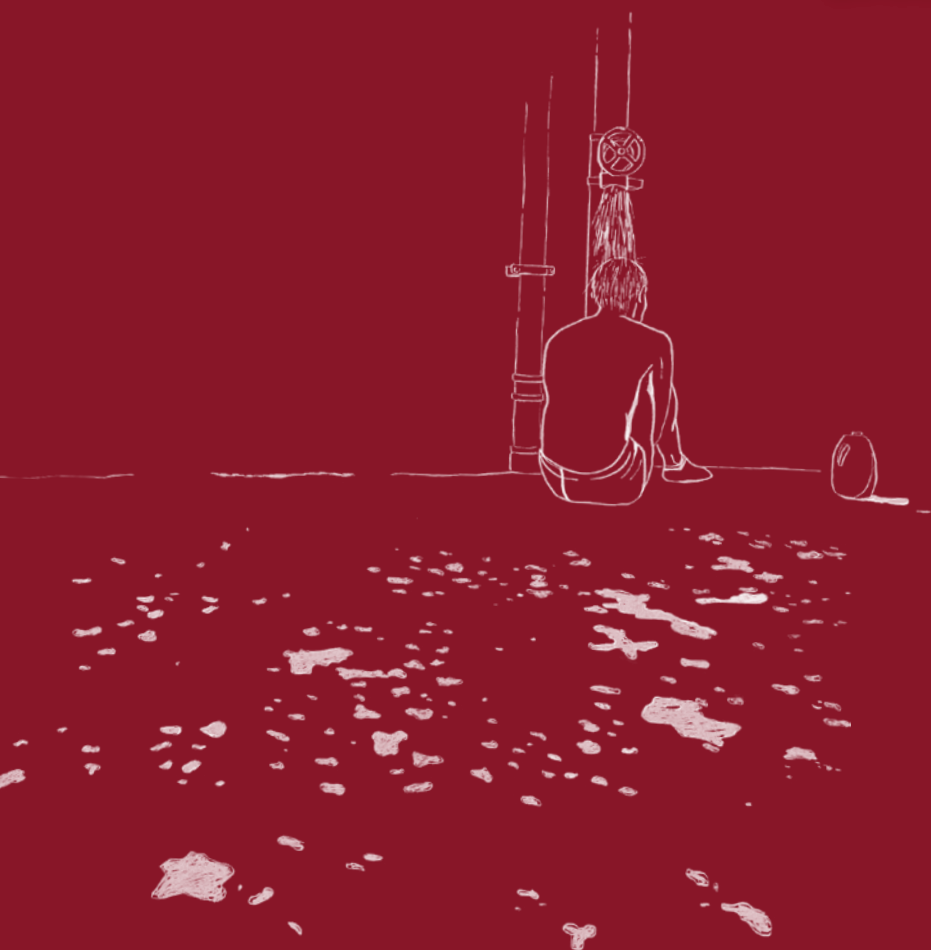


殤城後遺

張凱傑 著





理大圍城

圍城手記一

18.11.2019

「糧食開始不夠，熱食可能去到下午一時，或者都可以勉強撐到兩時。」數百人已經兩日兩夜被圍困在理工大學內，由朝早攻防至晚上，無論體力、意志、精神、物資都不斷消耗，有人仍然盡最後一口氣走上前線看守，有人急著充電看直播與外界聯絡，但更多人已經累得席地而睡，睡不著又或醒過來就刷刷手機，看看那未知未明的去路。

入夜後，警方並沒有「仁慈」起來，水炮車警號劃破整個黑夜，校園遠處也能清晰聽見，當我們走近校門出入口時，一個又一個傷者拐著拐著行上來，甚至要被扶著上來，有人渾身染藍、有人睜不開眼、有人身體發抖，眾人急急脫衣脫褲沖洗，那種危急、那種荒亂，大範圍淪為緊急清洗間，一個個身軀呈現著灼傷、紅腫、顫抖，儼如災難現場。愈夜愈多人受傷，前線戰場也愈來愈少人留守。



張凱傑攝



「醒喇！醒喇！速龍攻入來了，不要睡了！」他們只不過剛剛入睡，卻被急急叫醒，氣氛緊張，很多人跑、拍醒其他人，然而跑得去邊？暢運路一帶清晨失守，速龍攻入校園，示威者火燒大門擊退速龍，兵行險著，火勢猛烈屢傳爆炸聲，他們也要救火控制火勢，最終阻隔速龍，守得住校園內數百人的性命，但同時也封了自己唯一的去路。這一場火，燒毀了很多，也燒毀了極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出路。

深夜前，我曾經認為暢運路的示威者沒有必要與尖東橋上的防暴警員對罵，以免換來更多不必要的傷害，尤其前線警員情緒管理極差，極容易情緒失控。但後來我想，如果不是他們一整夜在外面頑強抵抗，天光並不會這麼快來到。



張凱傑攝



天光了，事情並未有帶來轉機。「我們還要留守多久？爲甚麼要在這裡等死？」數百人早上嘗試沿科學館道第一次突圍，一度走出至歷史博物館位置，但換來的卻是連環不絕的催淚彈，濃烈程度令人後退，部分人亡命逃跑至紅隧一帶，但又有人折返逃亡，警方更在紅館高位高處發射多枚催淚彈，整條紅隧九龍入口煙霧瀰漫，逃亡者再度被困，根本無路可走，最終要敲破玻璃爬入校園，突圍失敗。

突圍失敗，自然士氣低落，等待的，是下一次機會。「和理非去到漆咸道南，距離我們只有200米，行喇行喇，我們要衝出去！」消息傳來，飯堂裡一臉疲態的人，馬上收拾裝備，衆人高呼「返屋企、返屋企」、「出咗去就唔好返嚟！」爬過樓梯、爬過牆壁，再次走上暢運路，隨即迎來多枚催淚彈。

有人害怕，再次爬入理大校園內，但也有人堅決要衝出去，爬過圍欄爬上天橋，傘陣再現很想走出去，但無論前方柯士甸道、漆咸道南、左方科學館道等四方八都連環發射催淚彈，橋上的人左閃右避不斷捱打，但他們仍博一博試圖走向康宏廣場，但當時四方八面連環發射催淚彈、橡膠子彈、海綿彈、胡椒球彈，足足數分鐘從未停過，我和幾個在草叢的行家，幾乎180度拗身趴下，子彈不斷橫飛再反彈和反彈，有人中彈受傷，有人上前拖走，其實明知他們受傷、救人、沒有施襲，但都不斷直射他們，他們不斷中彈，他們就是活活的人肉標靶。大批防暴不知何時已經四方八面包圍制服和拘捕。這是第三次突圍，傷亡慘重。



重返校園，一片愁雲慘霧。有人控訴：「說好的和理非在哪裡？」有人灑淚安慰，有人痛哭、痛哭和痛哭。在休息位置一帶，氣氛低落，多人受傷，當臉上和身體的紅腫灼傷，成為他們的標記時，這就是一場人道災難。這一幕究竟有多難過？不要忘記，整個理大毒霧瀰漫，遍布二噁英、山埃等有毒物質，圍困受污染的地方跟禁室放毒氣並無分別。為何他們要經歷這些？為何我們要承受這些？



煙硝下的小人物

學生求助老師落淚 夫妻駕車運物資： 「預了車毀人被捕。」

05.2021

那年9月，一發不可收拾的反送中運動並沒有止息，隨著開學，千變萬化的抗爭模式延續到校園。學校外連綿不斷手拖手的人鏈；小息時學生對著走廊叫喊的口號；還有那禮堂、那操場高歌的《願榮光歸香港》，一一烙印在香港人的腦海中，也成了那時代下成長的寫照。



生物老師Nelson和英文老師Bonnie在新界同一間中學任教，二人認同社會需有發聲的空間，亦理解前線抗爭者的行為，課餘時也會關心學生的安全。有一次，Bonnie原本嚴肅地督促學生交功課，不料眼前中四男生卻回話：「我有命回來就交給你。」這一句令她頓時茫然失語，不懂應對，內心只留下擔憂和害怕，此後每夜看到反送中新聞時，也生怕看見學生的名字。

很多人說，學校是社會的縮影，群體生活下，有著不同背景的人，也有不同階級和權利，但一樣講求規矩和秩序。往後官方更將社會失序的責任，拋到學校身上。Bonnie覺得，做老師並非教學生盲目守規矩，需要反思規矩由誰制定、有否民意授權、是否符合普世價值，因為教育理應談及普世價值、自由、尊重人權的重要，而不是旨在調教出一班愚民。

群情洶湧時

開學日之前，8月31日太子站有速龍用胡椒噴劑及警棍襲擊市民，令社會譁然和憤怒。他們記得，開學當日有學生在禮堂罷課，校長於是走到禮堂跟學生分享自己的經歷，包括也曾參與合法遊行，讓學生明白一校之長從沒離地。

學生後來響應人鏈行動，每天中午放飯時，也會唱歌叫口號。有一次周會升國旗，有學生突然唱起《願榮光歸香港》，校長在台上呼籲學生尊重不同意見，並指示重奏國歌，事後沒有追究學生。面對社會撕裂，學生群情洶湧時，師生慶幸的，是遇上堅守校園言論自由的校長。



科大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警民衝突中墮樓重創，延至11月8日證實不治。那天對Bonnie來說，人生從未試過如此驚慌。她憶述，學生得知周梓樂逝世後，小息時每一個樓層的學生都在唱歌、高呼口號，「未試過咁大聲，大聲到我在地下的職員辦公室也聽到每一句說話，很震撼。」

同一時間，學校對面的咖啡店竟有警車停泊，更有警察持長槍下車，「很多同事立即衝出去操場，學生們很慌張，站在各樓層的走廊不斷向外大吼粗口，警察亦對學生做出中指手勢。」她即刻呼叫學生返回班房，並要關上房門，有些男同事則和校長走出去門口，希望守住校門。幸好只是虛驚一場，警察只是處理其他事情。

他們也很怕，校園會失守。



不過，Nelson都聽過有同儕在班房叫學生「甲由」，「有藍絲老師會對學生單單打打，試過上堂揶揄『你遊行唔係好精神嫁咩？唔洗做功課啊？』」撕裂蔓延校園時，校長亦會提醒老師不應該說出「甲由」或「黑警死全家」的言辭。在家長和教育局的壓力下，後來校長亦要叫停唱歌，禁止校內民主牆使用涉嫌港獨等字詞。

對於學生被捕，校長秉持的是「如果犯法就要承擔後果，無理由教學生逃避責任。」但還是會為校內師生提供情緒支援。

承擔和責任，或者就是這場運動民衆最想尋找得到的事物。

教師的覺醒

Bonnie教了20年書，Nelson亦有10多年資歷，二人的政治立場親近傳統泛民主派，難以接受激進行為。誠然，教師職業高薪穩定，更是學生的模範，家長的寄望，誰又樂見動盪？

2003年七一遊行，Bonnie和家人一起上街反對23條立法，最終50萬人的聲音成功拉倒法案。經驗告訴她，只要大家齊心，便可迫使政府聆聽民意。怎料，2019年6月9日103萬人反送中大遊行，港府依舊不動如山，強行6月12日如期二讀《逃犯條例》修訂草案。甚至後來6月16日再一次200萬人大遊行，政府仍然漠視群眾對五大訴求的呼喚，變相縱容警方暴力鎮壓示威。



「以前的政權沒有那麼邪惡，但今時今日，和理非已經行到盡，原來100萬人、200萬人行出來都沒用。」政府的強硬態度驅使她反思：「我從未有過虧欠感覺，但一路走下去，看到10多歲學生亦要衝前線，開始覺得自己欠了這一代人。」

7月1日，示威者由下午開始衝擊立法會，推著垃圾回收鐵籠車，來回撞向立法會大樓的落地玻璃。

「每撞一下，都好似撞入我個心。」

「作為老師，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出這些事，但現實看見政府的作為，就知道很難避免這一天的來臨。」